

校本古文後集

下

和
78
2



校本古文真寶後集卷之下

江戸

鈴木善教校本

箴類

大寶箴

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篇專箴人主以守位之難蓋自唐太宗初即位時張蘊古直中書省乃上大寶箴其辭委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

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為君實

難語為君難為臣不易

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

求具寮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

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

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

門 6
78
卷 2

唱舊作倡

唐文粹卷七十八

張蘊古字不傳唐人

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

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前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

所以謹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出警言而入蹕唐書孫伏伽傳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言入

也蹕警者戒肅蹕止行人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

度而聲為之律史記夏紀禹聲為律身為度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

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

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

瑤其臺而瓊其室通鑑外紀紂作鹿臺為瓊室玉門羅八珍於前所食

不過適口周禮天官膳夫凡王之饋珍用八物註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擗珍漬熬肝腎也唯狂罔念丘

其糟而池其酒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醉使以水洒羣臣面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止張昭怒曰昔紂為糟丘

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權默然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

得貨老子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勿聽亡國音禮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內荒伐

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

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

后據饋頰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淮南子汜論訓禹當此之時饋而十起○魏志辛

毘傳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毘諫止帝不答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久乃出安彼反側如春

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太度前高祖紀常有太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撫茲

庶事如履薄臨濊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損

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

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
 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
 以情物之鑿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
 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
 於未形雖黠勅口續音塞耳而聽於無聲選東方朔答客難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黠續充耳所以塞聰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情扣
 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
 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
 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
 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

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
 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
 慶開羅起祝史記湯初造商見野有張網四面乃去其三面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網援琴
 命詩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一日二日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念茲在茲書帝念茲在茲
 惟人所召老子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自天祐之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諍臣司
 直敢告前疑

視箴

自序顏淵問克己復禮之具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

所以養其中也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泛應萬物亦無形迹操之有要操存亦有其要視為
 之則目之所視凡有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物欲交蔽變亂此心制之於外

一程全書 卷六十二 程正叔名頤字神門 宋人
 視為之則 二程全集 則謂之為

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克去已私復還天理而見本心之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知猶欲也誘猶導也引也欲心導引而物至則人化為物

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知止於善有所安定閑邪存誠閑其外邪存其誠心

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躁者急也妄者誕也言發而在所禁內斯靜

專矧是樞機言行君子樞機與戎出好或言出而與兵戎或言出而兩國結好吉凶

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言語輕易則流於虛誕傷煩則支其出言悖逆而背於理則支離不可曉

已肆物忤於物則違忤出悖來違其出言悖逆而背於理故答者亦違背之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幾者動之微誠之於思思誠者人之道明斯誠矣志士勵行有志之士其行

不可不戰守之於為有為必守其正理也順理則裕順於理而有餘從欲惟危從欲

而動必造次克念造次倉卒亦念此理戰兢自持戰戰兢兢當以自持習與性

成習慣自然合於天理聖賢同歸與聖賢人同歸一揆

○銘類

○陋室銘

此篇不上百字曲盡陋室之氣象起用譬喻尤的切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德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四句斯

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艸色入簾青談笑

勵全集作屬諸書同

全唐文集六百八劉禹錫集劉禹錫字夢得唐人

階舊作階

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克己銘

勝己之私之謂克蓋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篇中多用將帥卒徒寇讎臣僕等字分八節每四句一換韻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此兩句起謂人胡為不仁我則有

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町田區也勝心橫發擾擾不

齊此第二節論私心之擾擾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

蠱賊虫食根曰蠱食禾節曰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孟子夫志氣之帥也奉辭于

天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忿此第三節論存誠可以開邪昔為

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礫婦也姑宅母也勃者爭也礫者石之礫也事出莊子○一心之中私意起伏安取厥餘此第五節亦既克

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

吾仁第六節言克己以為仁癢痲疾痛舉切吾身此第七節論人一日至

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揚子學行篇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第八節

因顏之克己以自勵

○西銘 朱文公序橫渠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乾西曰訂頤伊川先生曰是起爭端不若止謂之東西銘晦庵先生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因其異而及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之道

張子厚

張子全書 卷一 舊本題下 註圖外曰 此篇全係 晦菴先生 註今析而 明之今讀 之分析固 幽其其間 又有綴改 竄增加者

交本古文後集

一從賡卷
註正之而
舊註之增
者別標舊
字以附之
張子厚名
載子橫渠
宋人

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故天

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

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滋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

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兄弟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正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此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性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真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豈

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

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寡下皆有皆字之字者字舊說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幼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非吾兄弟而無告者何哉舊宗子猶長子也家相猶宰相疲者勞乏之人癯者罷病之人惇者憂也獨者老而無子鰥者老而無妻寡則老而無夫者以上皆發明理一分殊之義

于時保之

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長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

者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

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舊上三者不能事天故

者字舊說

交本方人後集

大德

謂之不才此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孝子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不愧

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俯不作則不忝於天地矣

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於事天矣此二者長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云惡旨酒崇伯

子之顧養育英才頡封人之錫類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

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頡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賜爾類者廣矣舊禹為伯

為頡谷封人請遺母羹以起莊公之孝矣不弛勞而底豫舜其

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

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悅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夫壽不二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舊申生晉太子也遭驪姬者讒毀而久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

奇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

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

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舊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后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

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詳見說苑○已上六者皆可為事天者之鑑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

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

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親也愛之

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舊此四句總論事天之道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孝子

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舊此二句總結事天之終身

○東銘解見前篇一依平岩葉采注解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

受一本及宋文鑑作

烹下舊有者字

兩之字舊脫

以字生下也字俱舊

同上朱子無註

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

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

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肢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感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過言非心也過動

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

他人已從誣人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

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各於改過遂以為已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

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

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及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其焉戲謂出於心思乃故為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為戲則

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

家藏古硯銘

并序此文主意在養生以鈍為體以靜為用因硯以發之首一句謂氣類之同次卻表其壽夭不同第

三段品量三物之壽大第四段發明體用第五段轉入養生意第六段說或人之難第七段二句斷盡本意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

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

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

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

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

壽而動者夭乎迂云無人如此發明吾於是得養生焉此方轉入正意

歸本身上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

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

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

以舊作謂

宋文鑑無反字

宋文鑑卷七十三事類聚別

集卷十四家藏二字舊唐子西名庚宋入序與銘舊本為一篇連書之今從下所載大唐中興頌例改之

長下舊有而字

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
是以能永年。

○文類

○北山移文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都北其先周彦倫隱於此山后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卻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 建康蔣山是也

孔德璋

鍾山之英艸堂之靈

二神○假山靈而言

馳煙驛路勒移山庭

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

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

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履萬乘其如脫

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閱舉天下

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屣也

聞鳳吹於洛浦

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伊洛

值新歌

於延瀨

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曰子以此終乎薪人曰云云遂為歌二章而去

固亦有焉豈

期終始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迴迹以心染暗說或先貞而後黷應在何其謬哉嗚

呼尚生不存

尚長字子平

仲氏既往

仲長統

山阿寂寥千載誰

賞世有周子

謂

雋俗之士

先

既文既博亦玄亦史

然而學道東魯

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闔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歟闔對曰此

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曰恐咤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可得已

習隱南郭

莊子南郭子綦隱几

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

竊吹艸堂濫巾北岳

言顯益居艸堂濫服幅巾有如南郭濫吹竿也

誘我松

桂欺我雲

雖假容於江皋

乃纓情於好爵其始

文選卷四
十三
案齊書
倫未嘗令
海賦也註
原選五臣
註誤
孔德璋各
推圭南齊
人
濳舊作泗

終始舊倒

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

應上先貞二字

傲百氏茂王侯風

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

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

列仙傳務光耳

長七寸好琴服蒲葦根夏時人湯伐桀因光而謀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沈河而自溺

涓子不能傳

列仙傳涓子齊人餌木

隱於岩山能風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

鶴頭

形馳魄散志

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

衣抗塵容而走俗狀

應上後

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

而下愴

下字

望林巒而有失顧艸木而如喪至其

紐金章緙黑綬

金章銅印也漢書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

跨屬城之雄冠百

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快長擯

法筵久埋敲扑誼囂犯其慮牒訴控僣裝其懷琴

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籠張趙於往圖

漢書張敞稍遷至山陽太守趙廣漢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

架卓魯於

前錄

後漢書卓茂遷密令吏人不忍欺魯恭拜中牟令填不入境

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

牧

漢書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二輔左傳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註九州之牧貢金也

使

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

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

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

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疎廣投簪疏廣東海人故曰海岸蘭蘭佩也

於

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

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

歇非林澗之愧乃周子之愧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

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

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厚顏薛荔無

耻碧嶺再辱丹崖重淖言山之冲水且差見周子周子尚何面目復見山靈乎塵遊躅

於蕙路汚淶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而洗耳宜肩

岫幌掩雲關欽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安

轡於郊端於是於是叢條曠瞻豐穎怒魄或飛柯以

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剪截上結綴

○俗士逋客蓋謂周顒也

○弔屈原文

朱文公序弔屈原者漢長沙王太傅賈誼之所作也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及過湘水時屈原沉汨羅已百餘年矣誼追傷之投書以弔而因以自喻後之君子蓋亦高其志惜其才而狹其量云

賈誼

恭承嘉惠兮族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

托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極止也詩曰讒

竄兮鳴鴉翱翔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

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躅廉莫邪為鈍兮

鉛刀為銛關其不才不肖之人也植立也隨下隨讓天下而不受夷伯夷讓國而餓死跖盜跖躅莊躅秦楚之大盜也莫邪寶劍名

於嗟默默生之亡

故兮幹葉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

無

弔屈原舊本誤收之職類今正之說審上卷史記列傳二十四楚辭後語賈誼前漢人史記仄作側漢作沉文選同史記漢書托作託文選迺作乃音注從楚辭後語烏琴文選作鳴呼哉下無兮字溷上廉上為字文選共有亡文選作無

銘利也○鵠史記作鵠關吐盡反音入勇反植音值跖之石反躅居略反鈍史作頓銛息廉反

履漢書作履

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

生獨離此咎兮默然不自得意也先生謂屈原也言其無故而遭此禍也

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章甫冠名薦履反在履下也嗟咨嗟也苦勞苦也若語辭○默史作墨亡音無

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幹音管罷讀曰疲或曰苦當作若易曰則嗟若史此一節兮字皆在句中實上

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有而爾爾以隱處兮夫

豈從蝦與蛭蟪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

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壹鬱猶佛鬱也縹輕舉貌襲重也九淵九

泉之淵言至深也爾爾皆水蟲害魚者蝦蛭蟪亦水蟲之小者言龍自絕於蟻類泥肯從蝦與蛭蟪乎○吾史作我無兮字壹史作埋語去聲縹匹

遙反史作標逆史作遞引史作縮沕音昧又于筆反爾音面爾音鼻爾音蘭三字史作彌融煖又作彌竭蟪蝦音退史作蠃蛭音質蟪音引叶平聲臧古藏通臧

郵文選作先

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

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

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

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

制於螻蟻般反也離遭也郵過也歷經過也四尺曰仞增重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汙瀆不泄之水也鱣大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數里○般音班字從丹青之舟郵與尤同史作尤國叶音孤史作辜歷史作鱣視也其君史無其字汙一胡反鱣升連及鱣音累螻蛄也螳與蟻同叶五居反

弔古戰場文

王維楨云形容戰場悽慘之情溢於言意之表也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復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

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

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

豈容一句文選作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

唐文粹卷三十三

李華字遐叔唐人

莖舊作神下同

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
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
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
刃臍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
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宜武臣用奇奇
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為孟子題辭嗚呼噫嘻吾
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
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
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
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

舊作旄

新舊作折

鷲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
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
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巷之岸血滿長
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
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
決降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山
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
兮雲暮暮日允寒兮艸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
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
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

折舊作折

暴骨舊倒

沈沈一作沈沈

多乎周逐檢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
左隱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至策勲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和樂日閒穰穰棗棗君

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

左成公二年左輪朱殷註朱血色久則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

不補患平聲蒼蒼倉丞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

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

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

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

涯天地為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

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

之奈何守在四夷左傳全句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揚慎云起句有策體前漢王褒字子淵蜀人為漢宣帝徵召詔為此頌胡時化云起四句設譬自叙第一節且謙辭叙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已正統第三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頌好神仙故未段不取彭祖喬松之事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密荷負也旃氈也被服也純縣繒帛也

滋味言夷狄負旃服毛者則難與論繒帛之麗密也羹藜啜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

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蓬茨所以覆屋者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

...

...

...

...

...

燕一作燕

娟娟一作娟娟又娟

樓舊作樓無一作何

舊本卷六

漢書列傳卷六十四

王子淵出題下註

含舊作含

愚字上舊
有其字

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言雖

不足充厚望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抒神與反記曰為此頌之記也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

在乎審己正統而已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

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先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己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

也所任賢則越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

而就效眾此二句是此上二句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

終日矻矻五骨反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

鋒越砥歛其鏑干將劍名樸劍味理也淬燒劍令漬於水中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歛謂磨也鏑刃也巧冶鑄劍人也淬

音倅鏑音倅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忽若篲汜塵塗汜猶掃也言以利劍

斬斷蛟犀忽若以篲掃於路塵言甚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自如如此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

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公輸削墨公輸古之巧匠也雖崇臺五層延袤百

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言巧拙之理且如上之所述則更使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音茂

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音茂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言人駕劣馬則傷馬空勞鞭杖

而不進行胸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肖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刑法國既亂而身亦危矣及至駕齧膝駮乘

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齧膝乘且良馬名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靶轡也縱騁馳騫

忽如影靡靡沒也言良馬良御縱騁本馳忽如日景之疾沒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言過都國疾如行歷一小塊之間追奔電逐遺風電風皆曰疾急周流八極萬里

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

論賢者國家之器用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亦如此也○已上

論賢者國家之器用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亦如此也○已上

亦如此也○已上

亦如此也○已上

越文選作

泥書作況
塵文選作

驂信作參

亦如此也○已上

煖舊作暖

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有其具者

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其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

賢人君

內下文選

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

嘔喻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

夫竭智附賢

入舊作遠

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

握之勞故有圉空之隆周公吐握以禮賢士故能太平圉空虛齊桓設庭燎

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桓公好賢公必興設庭燎之火以禮見之故能匡輔周室會合諸侯由此

入舊作遠

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以上論聖主得賢臣之功人臣

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

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

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

里自鬻鬻子飯牛離此患也伊尹未遇勤勞於調鼎俎太公未遇困於屠牛鼓刀百里奚為晉虜

其舊作至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而賣之秦以五羊皮贖之甯戚未逢桓公而於齊門飯牛四賢皆罹此不遇之患

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闢其忠任職得

行其術關猶用也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蔬釋躋而享

膏粱言賢人既遇聖主榮以職位惠以祿食故去卑辱幽汗之事以升用於朝離去蔬食釋去躋履而食滋味衣朝服也剖符錫

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以上論人臣之遭遇故世必有

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谷風列龍

興而致雲氣喻君之所以感召其臣蟀蟋俟秋吟蜉蝣出以陰喻賢人待

明君而後仕明君而後仕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

後仕明君而後仕

虎上故字
文選無谷
字氣字舊
脫

關舊作閱

選舊作選
鍾文選作

權舊作數

必漢書作
畢文選同

此王國故世平主聖後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
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
稷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籥鐘逢
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伯牙操琴逢門子鸞鳥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也

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
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
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
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
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

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
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微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
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煦噓呼吸如
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何必羨彭祖七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言不足尚也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詩文王之什云濟濟威儀之盛貌多士衆賢也言濟濟之賢以佐文王此文王之所以安寧○以上論臣

蓋信乎其以寧也

○大唐中興頌

并序此篇句少意多論盛衰興廢於數言之中三句一換韻又是一體前三句謂孽臣次三句逆臣又三句言降賊之臣然後一轉數句論恢復中興之事又三句論光逆之可羞又三句論功臣之世澤又三句論王家成德之福作頌刊頌之可傳後來詞人雷題者各有體獨范石湖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元次山以魯史筆法婉辭以含譏後詞人又發明之則是碑乃一罪案耳

元次山

元次山名結唐人

校本古文後集

卷之十

文選卷之十

天寶十四年玄宗年號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

天子幸蜀唐明皇太子即位於靈武靈武乃靈州肅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篡位同

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天子立則稱皇帝其年復兩京上皇還

京師天子退位則稱上皇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

見於歌頌前代帝王有德有功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

石今日無盛德有大業而見於歌頌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此謂孽臣邊將騁兵毒

亂國經羣生失寧此謂逆臣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

稱臣此謂從逆之臣天將昌唐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

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

羣兇復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

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

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歷叙中興恢復之後兇逆可羞功勞位

尊忠列名存澤流子孫論功烈之可存盛德之興山高日昇

萬福是膺論唐盛德之福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論作

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論浯溪之石可磨可

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論刊頌之可永傳於後世

○酒德頌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貌甚醜悴而志氣放曠以宇宙為狹性好酒常攜酒自隨使人荷鋤從之云死便埋我故著此頌頌酒德之美也

劉伯倫

有大人先生假託此辭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

文選卷四 十七 劉伯倫晉人出題下

月為肩牖八荒為庭衢

以天地開闢已來為一月萬歲之期為少時言其志廣大也

行無

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

觚動則挈榼提壺

挈執也卮觚榼壺皆酒器也

唯酒是務焉知其餘

有責介公子搢紳處士

介大也搢紳服飾也處士有德之稱

聞吾風聲耳議

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

此公子處士怒先生好酒陳說禮法

是非鋒起

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劍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

先生於是方捧髻

承槽銜盃漱醪

先生不聽一人之說飲酒自若也醪濁酒

奮髯踣踞枕麴藉

糟

奮動髯鬚也踣踞展足倚據而坐也藉鋪也言動髯展足倚據而坐旋復枕麴鋪糟而臥

無思無慮其樂陶

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

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慾之感情俯

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

言見萬物如水中萍也

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螺贏螟蛉彼小虫也言此二人侍我之側有如

此虫言見之微小也螺音果贏音裸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門裁五柳因自著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

因以為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

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

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有必

醉既醉而退曾不吝

與吝同

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

晉書作

利舊作嗜

漢晉書作
海戰字舊

宋集卷五

晉書作

齊曰舊本別行上字格今改之

酬書作酬

日短褐穿結。董瓢屢空。宴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二氏皆太古之時也

本集卷二十七

種樹郭橐駝傳

迂齋曰。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盡種植之妙。非特為種植作也。

柳子厚

之舊作曰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曰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

孫書作遷

碩下舊有而字

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
迂云。子之非難棄之為難。非真棄之也。所以子之也要緊在此。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天便是性。易二天字便新。故吾不害其長而已。
即孟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應上文碩茂蚤實以蕃之句。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
不順其性之天。苟有能反是

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與前相反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形容助長之病如親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蚤練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如此便煩擾了過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飡養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

蘇書作具

輟書作具

而字舊脫

真本集作

舊註一本

作舊

也本集無

註一本同

舊類二字

舊無

王臨川集

卷七十一

王荆公名

安石字介

甫荆公其

封宋人

宋本集及

宋文鑑俱

皆作盜文

章軌黃同

夫字舊脫

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類

○讀孟嘗君傳

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君妻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恐追至客有居下座者能為

雞鳴於是羣雞皆鳴遂出關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夫雞鳴狗

夫字舊脫

卷之下

文德堂

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此一轉筆力健謝云此篇立意亦是祖述前高

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不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天子於劍銳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

謝疊山云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光彩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謝云起句健章子厚猶以為後文公太過

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

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

謝云起得健接亦不弱

故申呂自獄降

詩松高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即申伯呂乃姜氏即甫侯也初為呂侯後為甫侯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也

傳說為列星

莊太宗師傳說得之以相武丁

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

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

失其智賈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

存不隨死而亡者矣呂云此四字亦有力謝云句法好故在天為星辰在

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

無足恠者謝云此是的確之論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

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

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謝云復文公只此數句文起八

代之衰愈傳贊云貞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道濟天下之溺

追如房杜姚宋不能救而文公獨能之

貞舊作正

其字舊作

呂云五箇失字如破竹勢

交本古文後集

雄相表裏障百川迴狂瀾所以救濟人心之溺忠犯人主之怒

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帝大怒敗愈潮州而勇奪二軍之帥鎮州亂殺田洪

詔愈宜撫衆皆危之愈至對廷湊九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

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多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

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敢追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

獨存者乎公浩然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

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

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

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謁衡岳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

感通須臾掃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晴空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

能弭皇甫鏘李逢吉之謗憲宗得愈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

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甫鏘素忌愈真即奏言愈終疎在可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

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

山改潮州移袁州或行軍蔡州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

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韓

潮州請置鄉校滕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

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旨文

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自是潮之士皆篤

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

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論潮

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

下所字上
舊有其字

豈上舊有
此字

大德堂梓

焉謝云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廟不是淫祠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

守上舊有太守

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

權趨舊作

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

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

審也舊作審矣

趨之下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

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

不眷愆于潮也審也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

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

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

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餘意警策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

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

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

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

錦裳史記云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建星牽牛河鼓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道書太上飛行羽經曰七色夜光雲錦裳飄然乘

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飲余馬於咸池抱余轡乎扶桑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艸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

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游滅沒倒景

不得望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珠之倒景服虔曰入在日月之上下視日月之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作書詆佛

譏君王佛骨表謂佛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入宮禁之以此骨付之水火表入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等力救解之

乃貶潮州刺史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山海經云蒼梧之野其中

得一作可

因下舊有
舊本其辭
曰次空一
行其下查
戴子瞻三
字公昔以
下空上一
字格今改
之

有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從舜南征三苗道先衡湘之間葬蒼梧

祝融先驅海若藏太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離騷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皆海神約束鮫

鱗如驅羊謂驅鱗見前註鈞天無人帝悲傷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文公及於長慶四年敬

宗燕之感傷也 謳吟下招遺巫陽巫陽巫祝之美名也招者謳吟此詩招文公之靈 爆牲雞

卜羞我觴爆牲者犂牛郊祀志立粵祠而以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上焉爆滿各角沃二反又音雹 於餐荔

丹與蕉黃文公濯池廟碑銘荔子丹蕉葉黃為迎送柳子厚之歌也蘇公只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以此

祭柳子厚也 公不少留我涕洟翩然被髮下大荒文公詩翩然下大荒

被髮騎騶驎容齋隨筆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湜李漢皆稱頌文公之文各極其至及東坡此碑一出而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踏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而搏虎豹者大哉言乎謝云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辯類

桐葉封弟辯

東萊曰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概做文字須留好意思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

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

小弱弟於唐說苑君道篇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圭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

天子封唐耶成王曰余與唐戲也周公對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此段只叙事 吾

意不然難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

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

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

乎開一說難辯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

成之耶難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

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

自設有不幸止何若難得到處大抵難文字須

難得到譬如爭訟須爭得

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

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

此幾句卻是正理

而況以其戲乎。若

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主遂過也。

破得好

吾意周公輔

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

其失而為之辭。

好意思

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

牛馬然急則敗矣。

警策

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

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

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結束委蛇曲折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又設一難在此缺傾雪切

或

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史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圭以與叔虞曰以此封焉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

王曰吾與之戲取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諱辯

東萊曰洪云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他日舉進士或誘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一篇又云張昭論舊君諱不用後王諱滿至定王時在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甚多退之諱辯取此意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

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

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

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

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

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藍

之類是也

烏藍州名詩音義江東呼為烏藍

之類是也

記曲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註為其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兩丘與藍

本集卷十

李賀上文章軌純有進士二字

若不明白四字舊脫

也。偏謂一名不諱也。孔子母名徵存言在不稱微言徵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

犯一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

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有議論夫諱始於何

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以證一篇之意

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孔子不偏

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

釗之孫實為昭王。周康王名釗書用敬保元子釗曾參之父名皙曾子

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揚裘而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

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止呼為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

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

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

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

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飢也。許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惟

官官官妾。此一段盡是不諱嫌名事乃用官官官妾承上一段有力乃不敢言諭及機

以為觸犯。抑揚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將要

收歸周公曾參事且問起所法守句已含周公曾參意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

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

如曾參可以無譏也。收意不哀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

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

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

立言一作言語

賀舉進士四字舊脫

為可一作為可邪

也一作矣

次也字亦

同

曾參二字舊脫次亦

校本古文後集

卷之十

十一

文德堂梓

也。亦以人情反說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

曾參乃比於官官宮妾策則是官官宮妾之孝於

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表類

○出師表

東坡曰孔明出師一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冷齋夜話李榕非善論文章嘗曰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知文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迂曰規模正大志念遠濶詳味乃見吳魏國未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

先帝蜀先主也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稱帝據蜀成都而

中道崩殂

即帝位僅三年而崩今天下三分曹丕受獻帝禪國號魏孫權於魏大和三年即皇帝位國號吳據江東與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

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

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

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

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宮中宦官女子所出府中大臣宰相所居俱為

一體陟罰臧否臧善者升陟之否不然者罰之不宜異同若有作奸

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

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

攸之費禕董允等侍中官名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車駕出則參乘侍郎亦官名比四百石掌守門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盡已之謂忠不貳之謂純是以

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

皆姓攸之禕九皆名

戶出充車騎郭費董

三國志卷三十五文選卷三十

諸葛孔明名亮三國蜀相追諡武侯

一本起句有臣亮言三字

漢書作罷

營中之事 下舊有事 無大小一 句 曉文章軌 範作穆所 字下有也 字

願字舊作 也 於字舊無

悉以多呈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
軍向寵將軍職掌征伐姓向名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
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
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
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
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
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帝靈帝後漢無德之主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
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隆都屬鄧縣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先主

三次往顧艸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

馳後值傾覆獻帝建安十三年先主敗於當陽之長坂受任於敗軍之際先主遣孫權權遣周瑜等兵數萬與先主共力戰曹公于赤壁大破之奉命於危難之間自後先主南征

零陵廬江皆降會荆洲刺史劉章卒羣下推先主為荆洲牧後先主入於益州留亮據荆洲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自建安十三年至建興五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章武三年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不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又為詔勅後主曰汝

與丞相從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

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東南入海深入不毛不毛不生艸木

之地謂南今南方已定時南中已平亮乃治兵講武以俟大舉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起發上疏云

交本古文後集 卷之十

復字上舊有以字

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三國志無舊本同志慢舊作咎咎舊作慢

三國志本傳注引漢晉春秋

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
姦凶復興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
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
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
攸之禱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
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
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按本傳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表言云云胡忠泉云此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禪非意料臆度之所能前定惟當公爾以私國爾忘家先危後安不可以苟偷為便讀此可以見其忠肝義氣

誠欲圖報於先主之知己者也迂云一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所以不可已者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也血脈聯屬條貫統紀森然不亂宜與前表兼看

諸葛亮

故知一作固當知

臣下舊有而字

一本無并日而食句

偏安志作偏全恐誤今從舊也字舊無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謂先主王業不偏安故託臣
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
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
伐之是故託臣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思惟北征北討曹丕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
入不毛詳見前篇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
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
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疲困也後主六年亮攻祈山南安天水安定三

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

郡皆叛魏應。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

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

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

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

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劉繇字正禮據曲阿王朗字景興守魏郡。論安言計動

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

使孫策坐大。孫策乃孫權兄。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

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

陽。操與張繡戰於宛為流矢所中宛即南陽縣名。險於鳥巢。袁紹拒操於官渡紹輜重萬餘在故市鳥巢時曹公糧少議欲

還許危於祁連。西域國名。偏於黎陽。黎陽屬河朔袁譚據之曹公用兵兵蜀譚兵逼迫其後。幾

敗北山。即伯山也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

蹂踐墮殆虎潼關。曹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操將北渡與許褚留南岸漢水中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天下如雨褚白操

云賊來多乃扶然後偽定一時耳。時暫。況臣才弱而欲以

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

下。昌霸地名。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為重鎮其東南巢湖在焉孫權圍合肥魏自渦入淮出肥水軍

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侯而夏侯侯敗亡

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

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

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

立白壽劉邵鄧銅等。喪謂死亡也自趙雲而下凡八人。及曲長屯將七

及曲長屯將七

耳舊作兩

委下舊有任字

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

夷稅曰賓亮南征南中既平皆得其深率而用之黃叟青羌皆此屬也散騎武騎皆騎兵以上乃計其士卒物故也此皆數十年

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

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

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

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

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

於楚先主十三年劉璋降先主乃將其衆過襄陽荆州人多歸之比到襄陽衆十餘萬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追之先主棄妻子

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

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及到夏口遣亮結好孫權權據江東國號吳其地亦屬越州西取巴

蜀十九年先主進圍成都舉兵北征北伐夏侯授首斬夏侯淵

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叟違盟關羽

毀敗先主二十四年權襲殺羽取荆州秭歸蹉跌秭歸今歸州蹉跌言失措也○同上權既取荆州從劉璋為益州牧

曹不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

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大意皆在結末數語

陳情表

晉書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帝徵為太子洗

馬密上表帝嘉其誠效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遷漢中太守

李令伯

臣密言以臣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

見一作料力書作避

晉書列傳卷五十八文選卷三十七李令伯出題下註

臣密言三字舊脫閱舊作愍舊作閱

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

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替功謂大替功強迫

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功小功親榮榮子立形影

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

離自奉聖朝及蜀亡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

廉後刺史臣榮後刺史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以

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東宮即太子宮非臣隕晉

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

通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

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

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晉武帝

凡在故老猶蒙矜卹况臣孤苦庭羸之極且臣少

事偽朝言少年嘗仕於蜀今按李密本蜀人先主帝室之曹紹漢正統名

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

豈敢磐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

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

不能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

私情二字

棄舊作新

私情二字

棄舊作新

孤本傳作

伯叔舊倒

強文選作

子晉書文

選俱作獨

一作子

早舊作夙

自舊作逮

命詔舊作

會詔書

則下舊有

以字

苟上舊有

欲字

郵舊作育

庭羸之極

舊作特為

尤甚

事文選作

仕

狠舊作過

寵命優渥

四字舊脫

棄舊作新

私情二字

棄舊作新

棄舊作新

棄舊作新

而養二字
舊脫

但舊作獨

所見明知
本傳作之
所見知共

鑿本傳作
鑿見伏字
舊脫憫文

選作愁
身舊作首

犬馬二字
舊脫

本集卷十

抄本古文後集

卷之一

三

文德堂

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養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伏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艸。它日九泉。下死而有知。猶當報國。○史記魏顆。武子之子。武子有妾病。謂顆曰。我死。嫁此妾。病亟。又曰。殺以殉葬。及死。顆曰。寧從治時言。而嫁之。及秦晉之戰。魏顆見老人結艸。以抗社。回。回躡而顛。遂獲之。後顆夢老人云。我乃所嫁婦人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耳。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原類

○原人

論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聖人一視同仁。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鼎足立說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艸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辨折三說

人字上曰
字本集無
或本有

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艸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艸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艸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艸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結得極好

校本古文後集

卷之一

三

文德堂

原道

按韓愈傳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植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閣濠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山谷云韓文公原道一篇推原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正道以闢佛者布置最為得體迂齊云詞嚴義正攻擊佛老有開闢縱捨文字如引繩貫珠

韓退之

博愛之謂仁

迂云散起○謝云五字句

行而宜之之謂義

七字句

由是而

之焉之謂道

八字句

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

十字句○開端四句四樣句法

此乃文章家巧處

仁與義為定名

迂云總說

道與德為虛位

謝云上句長此兩句

短便頓挫成文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此四句總結上音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

呂云老子病原謝云當看莊子

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

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

謝云此語出老莊之書陶音詠

其所謂道道

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

所謂德也

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

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

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史本傳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謝云此一

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子駘馬蹄篇觀之

周道衰孔子沒

迂云異端之行有所自

于秦

史秦皇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黃老于漢

曹參傳聞膠西有益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益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舍益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又儒林傳孝景不任儒實太

后又好黃老術汲黯傳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

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

文公佛月表宋

齊梁陳魏隋以下事

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

墨

孟子題辭戰國縱橫異端並起若揚朱墨翟放蕩之言以于時惑衆者非一

不入于墨則入于老

晉宋齊梁魏隋或作晉梁魏隋又作魏晉

宋梁齊今此特南舉晉梁北舉魏隋也

師之二字本集無將註一本有口及書上本集俱有其字文章軌範同舊

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謝云孟子說歸揚歸墨今變歸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字為入蓋文公去陳言自撰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

出者汗之謝云入于揚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汗噫後

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迂云此處說人從異

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

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呂云從異端之病原也

而又筆之於書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

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呂云接有力不求其端不訊其

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穀梁傳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

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

其三添了佛老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

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

窮且盜也呂云用得新文警策謝云好句法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

人者立呂云句生文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謝云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

為之君為之師迂云眼目呂云聖人治天下有條理驅其蟲

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

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

以贍其哭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

其字本集作之軌範同舊

溼本集作
香蔣註或
本作溼

其大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
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
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
以信之轉換文法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
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謝云此一段連下十七個為之字變斗
化九樣句法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巒
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不
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
今其言曰再說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莊眩筮篇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
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
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
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
以信之則弁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弁與仁義而竊之故絕聖棄
智大盜乃止適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彈
殘天下之聖法而呂云反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覆辨論如古之

無聖人

再起

人之類滅久矣

呂云一段文相應

何也

文勢有頓挫謝云此數句

送文暢序同

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

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

謝云第一句四字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者也

第二句十字

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

以事其上者也

第三句十七字由短入長此是章法

君不出令則失其所

以為君

第一句七字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

以為臣

第二句十七字

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

事其上則誅

此是第三句則誅二字章法

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

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

者

呂云說佛老所以不可行之意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

則失其所
以為臣七
字本集無
軌範有

後下舊有
而字

前下舊有而字

雖字本集無蔣註或本有

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
 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呂云健而有力量
 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意外意有關鍵
 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
 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迂曰此是老者之言是亦責冬
 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
 不為飲之之易也迂曰攻擊佛老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
 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謝云援大學格言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

夷而二字本集無蔣註或本有

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說佛而外天下國家滅
 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
 而不事其事謝曰極論佛老之禍天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
 禮則夷之左傳僖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
 之穀深文九年楚子使狄來聘楚無大夫其曰狄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
 諸夏之亡語八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詩閔宮篇今
 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後應在幾何其
 不胥而為夷也謝云好句法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謝云此一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
 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迂云與前面許多說話相應是作文一法其文

妙轉 文德堂梓

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此三句短其

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句長其服麻絲其

居宮室此句短其食粟米蔬果魚肉此一句又長其為道易明

其為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為一句謝云連下九個其字變化六樣句法與前章為之字相應此是章法是

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

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

謝云上三句一樣句法第四句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

常郊焉而天神假謝云字法廟焉而人鬼享字法曰斯道

也何道也謝云文有收拾有關鎖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

老與佛之道也呂云關鍵盡一篇之意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

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

焉呂云文流暢承上幾句有力一篇精神在此謝云此兩句絕妙上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坂如輕舟下長湍若無一句攔截便不成文章

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謝曰文有頓挫由周公

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

故其說長謝云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於此然

則如之何而可也謝云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此幹轉如何收拾結得曰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迂云又言所以去異端之術謝云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人

其人謝云句法火其書法廬其居法明先王之道以道

之謝云此是句法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出禮運其亦庶乎

其可也。呂云言語下得好主意又見於此。○謝云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有力。○結得似軟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

論類

樂志論

後漢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性倜儻敢言不矜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其志故為之著論云。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
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
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
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
羔豚以奉之踟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
釣游鯉弋高鴻諷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

風

安神閨房思老名為壇而舞其上以祈雨焉。○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

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咽氣養性也。莊子曰嘘吸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已也。

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

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

音最清也。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

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

矣豈羨夫人帝王之門哉

過秦論

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立召為博士著過秦論論秦過。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秦至孝公益強盛故先述之崤山秦塞也函谷

文記二世本紀

嶠文選作

以史作而
包文選作
也字史無

具史作備

文選無襄
字史記作
惠王武王
昭襄王漢
書同舊
此字史無
鏡史作美

此之史作

厚下而字
史無

抄本古文後集

卷之下

四

文德堂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
 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
 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
 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
 武昭襄惠文王武昭襄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
 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呂云自取字至收字皆不苟下諸侯
 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
 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
 孟嘗田趙有平原名勝楚有春申黃歇魏有信陵無忌此
 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

名史作昭

朋文選作
論什史作
仰史文俱
作叩關下
而字史無
遁逃上史
有途逃二
字
解朝鮮本
作敗略史
作奉
制史作割
伏史作服
享國下文
有之字

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關東連兵曰從關西連兵曰衡
 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
 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
 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
 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
 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
 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
 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

文德堂

始皇史作
秦皇奮史

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

獻朴史作
推拊

餘烈自壽公至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

粵史作越
下同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

乃鮮本作
延

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取南粵土地百粵之君俛

鑄鑄史記
作鑄錄
天下史記
作鑄首
池史作津

皆係頸委命下吏自係其頸低頭任乃使蒙恬北築長

鑄史作焚

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

呂史作以

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

也字文選
始皇史作
秦皇
震史作振
然而二字
史無
紙文及解
本作配
材史作才
庸史作人

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

倪史作倪

之咸陽銷鋒鏃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渡史文俱
作罷轉而
史倒
會史作集
無而字
傑史文俱
作後

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

呂云及覆
詰難在此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

書下也字 史無鉏文 作鉏 鉏史作錄

抗下史文 俱有於字

曩史作鄉 反下史有 也字鮮本 有柯也二 字

峭史作殺

鹽文作鹽

節一 雍州之地峭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
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耒棘矜不鈇
於鈞戟長鍛也耒鉏柄也棘矜戟也鉏鉏柄為之鈇利也鈇音殺 請戍
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
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轉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
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
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
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峭函
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
何也一夫謂法為首唱也天子七廟墮壞也 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 仁義不施而攻守

之勢異也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
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
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朝入夜歸非有疾病
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
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 化痛如此
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忌其將所
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

舊本卷十 七

謂本集作為軌範同
舊入下本集
有而字將
註或本無

抄本古文後集

卷之下

文德堂

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
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
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
使下不一其事量方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
能不疆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
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
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
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
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
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

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今之王公大

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

進此一章辭大直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

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

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

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

也如此八字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執事之使

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執事之欲成人之

名如此十字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五八

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一字韓

綠凡四變
此章法也

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一字韓

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十三字句韓愈之賢能

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又連下二個如則死於

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如狂瀾浩波若使隨行而入

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

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

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

耳。前段說話此一及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妙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

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

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已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伏惟哀其所不

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無緊要

愈恐懼再拜。句法亦不苟且

○為人求薦書。終篇以馬遇伯樂之顧便增聲價比前人才遇知己者之賞識便至大用起以木與馬對說起

韓退之。亦的切文簡明而意圓活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

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

樂過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

也。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弟子走及匠石曰吾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伯樂事見二卷

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

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

其聞二字舊脫

本集卷十

耳字本集
無將註或
本有

其舊作其
終始舊例
其再拜三
字舊脫

本集卷十
八

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

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

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

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

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春秋後語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用蘇

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

答陳商書

胡思泉云以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世不投時好如操瑟而立於齊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竿然君子之

所守不因時而為之遷就

韓退之

愈自辱惠書語高而旨淺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

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

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

所須也齊王好竽韓子內儲說上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吹三百人之中以竽食祿有求仕

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

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

前律歷志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黃帝之所作也謝云譬喻學孟子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

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

求齊也謝云文婉曲有味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

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

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

誠本集作
雖將註或
作誠或誠

文

上有難字

愈白二字
舊脫

本集卷二
十六
題朝宗二
字舊脫

用下舊有
封字

宋文鑑無
令字有字
舊無有字

舊作價

知古文集

卷之十

三

文德堂

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文婉曲而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韓荆州朝宗書

韓朝宗元宗時人為荆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李白與此書。膾炙人口。學者不可不讀。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後李膺傳：人有破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

願字舊無

之中本集
作窟中文
鑑同舊以
下從文鑑
者墨之

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

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以遂備員而行。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遂偕至楚，定從於殿上。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以為上客。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

偏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

參及究下
本集有於
字

校本

卷之十

三

文德堂

品題文鑑
倒而今本
集

豫州本集
作豫章

薦本集

燕一作燕

倘本集作
儻效本集

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
權衡。一經品題。優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
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以上皆頌德
自薦之辭昔
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
孔文舉。山濤為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
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恊。律。人為秘書郎。
中間崔宗之。房習祖。蔡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
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
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
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

作効
自本集作
盡

衆人書之
舊作兼之
書人

本集卷十
四

以字舊無

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
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
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人書之。然後退掃。
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下之門。青萍
結綠
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名叙

重答張籍書

東萊曰此篇節奏嚴
絮鋪叙回護分明

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練語此句
優有意下
得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
好道者。重浚其源。導其所歸。既其根。將食其實。此盛
德者之所辭讓。造語好
即重明輕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

復者故不可遂已換轉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

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

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應今夫

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避就下乃公卿輔相融吾

豈敢昌言排之哉藏入主意擇其可語者誨之舉輕明重猶

時與吾悖其聲嗷嗷若遂成其書轉則見而怒之

者必多矣輕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

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

者周天下文勢自然猶且絕根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

走於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文作

獨言之而獨書之佳下字好其存也可冀乎結好今夫二氏

行乎中土也益六百年有餘矣抑其植根固其流

波漫語健字好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

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

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

雄亦未久也文勢鋪叙間架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

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轉其為也易則其

傳也不遠結中意警策意故余所以不敢也生下然觀古人

乃書作及

曉舊作說

自抑其中有宜復者至此是抑輕明重段數鋪叙不雜

者周天下

文勢自然

猶且絕根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

走於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

文作

佳下字好長短有力

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微向使

獨言之而獨書之

應

其存也可冀乎結好今夫二氏

行乎中土也益六百年有餘矣

抑

其植根固其流

波漫

語健字好

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

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

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

雄亦未久也

文勢鋪叙間架

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

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

轉

其為也易則其

傳也不遠

結中意警策意

故余所以不敢也

生下

然觀古人

車有餘舊作有餘年

及舊作至

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一句舊無

下書字上
舊有為字

不行舊作
不得行

好勝舊作
好已勝
非好已之
道勝也
白舊無
所字朝鮮
版及一本
作以

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轉○意不書者皆所為不

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言著書之意令吾之得吾志失吾

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夫不欲使茲人

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

其誰哉使孟子捨我其誰意此點化好其行道其為書其

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應有力一篇警策處吾子其何遽戚戚

於吾所為哉結有力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

若好勝者此是餘意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

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

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

是名哉又重說見得學孟子以道自任○下得好處夫子之言與回言終日不

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使事率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

所以好○旁影甚佳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

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

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用事中間架吾子其

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愈再拜

能舊作為
舊舊作竟

所字舊無

校本古文真寶後集卷之下終

後集

卷之下

五十一

文德堂梓

校字

吉村常忠
倉橋繁正

重刊古文眞寶跋

永陽

州屬徐州府

黃堅氏

徐州麟峰人

所集古文眞寶

二十卷

指眞寶前後集

載七國而下諸名家之作

凡二十有七體三百十有二篇

前集有二百四十五

篇。後集有六十七篇也。合三百一十二篇。弘治本前集與魁本有異。已有十體。後集與

魁本全同。而

益精選也。梓行已久。近日書

肆中所傳者率多湮蝕。讀者患之。予偶得

善本。撫巡之暇。略加點校。因命工重刊。以

後學烏虜三代而上不可尚已如此編
 所載亦得例為古文者以其去古不遠而
 古人之法程猶在也自夫趨變愈下遂使
 古人常立乎千仞之上若不可企及者是
 果古今人不可同哉有志于復古者曷于
 是而求之爰書以識歲月云弘治十五年
 孟冬上澣日青黎齋寓萬曆本作雲中有

斐堂書

雲中大 同府也

皇都

鎌田醉翁書

校本古文真寶跋

有途于茲實足為四達之衢矣然不脩之數百
 載之久漸而崎嶇凸凹行人動輒罹顛躓之患
 焉有入於是慨然散財聚徒脩之功竣之日初
 之崎嶇凸凹也者乃坦然如砥再為四達而行
 人得免顛躓之患而速達其所趨矣今夫古文
 真寶雖所撰不佳亦可謂文章之衢也先時所
 行訛謬闕脫頗有難解焉者初學讀之不能或
 免顛躓之患而未嘗慨然校訂之使坦然如砥
 者也吾益堂鈴木先生頃校訂訛謬增補闕脫

